



卷六十八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六十八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大皞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

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

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為中

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

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

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瑩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

病有如此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

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

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

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

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

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

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

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

用君之言殺臣乎幸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

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

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既

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

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

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之去聲平聲並

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

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入耳安足

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

睡坐寐也

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力，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

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

比三代。正義曰：比，必兼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

與孝公曰大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

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

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索隱曰：音悅。

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

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

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

邑身快通考上
去情不也

此音反

且借曰之

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

者必見教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曰教五到反

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

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

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苟可

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

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

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

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

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

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

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

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

焉索隱曰言賢者之人作法更禮而愚者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

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

制節也裁也
斷也檢也

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使國

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條古夏

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及古者不可非

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

長季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

十家相連也○正義曰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或為十保或為五保

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

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

率當作率又為成切

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

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

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

有軍功者各以卒音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

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

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

曰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

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及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

屬親者也

差音雌次也

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

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

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

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

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

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

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

欺率下令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

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於是

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

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踰反

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

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

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

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

民莫敢議。今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大上造也。

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

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

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今民

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

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

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陸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

斗音統本音豆又六

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

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

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於，故反。於孝公

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

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

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

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

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與秦界河

已東，連汾晉之嶮，嶮是也。阨阻也。

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
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
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
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
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
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
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

距身拒回

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
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
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
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
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梁惠
王二十九年秦衛鞅
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梁
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
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
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
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

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治縣在商列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

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

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

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

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

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

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

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

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

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

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及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

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疆若爭名得勝

此非疆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

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

謬言，直言

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改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

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

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

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繫於

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

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

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

也。文公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年諸侯年表，魯公二十八年會晉救

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

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

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

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

正義音體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

勸也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

因壁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

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

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

若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

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

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

面也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

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

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

過

而



方倍曰

君又殺祝懼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
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
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為驂乘
持矛而操闖戟者關所及反徐廣曰一作奈
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
○索隱曰闖亦作釵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膈
反奈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
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
言云矛長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
柄謂之鈔釋名云云夢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
固不出書曰持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
是周書之

言孔子所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

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
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

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灌園於
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

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

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

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
隱

日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亡可
中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

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仰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

音奏走

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

徐廣曰京兆鄭

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

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

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

曰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

黽音亡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

殺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

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索隱曰謂天資其人

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
刻薄謂弃仁義不相誠也

跡其欲干孝公以
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索隱曰說音如
字浮說即虛說

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
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

耳非本性也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處欺

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
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

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
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

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
率受惡名於秦

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嶺函之固以
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

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
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

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
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

以勤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
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

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
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

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
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

文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
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

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印之舊恩棄交
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疆而

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
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
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
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
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
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
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
怨言今衛鞅內刻刃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
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
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
於天地畜怨種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
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
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
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
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
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籍音昨字合作胙

誤為籍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弃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